

“记”者鲁杰

□ 周云龙（江苏南京，电视编导）



漫画/崔泓

和鲁杰认识20多年，前些天加他微信，发现他的昵称是“山东好汉”。明明江苏人，怎么自称山东汉？后来问鲁杰本尊，他哈哈一笑，“鲁”，山东简称，“杰”，好汉。老实本分的鲁杰玩起文字来，也有一套。

鲁杰的父亲，当年是县饮服公司人秘股股长，母亲一直在农村务农。鲁家四个子女，他是老小。父亲退休时，按照政策，可以有一个未婚子女顶替，哥哥姐姐都已成家，高考两次名落孙山的鲁杰，顺理成章地顶替父亲到县城上班。

鲁杰并不安分，业余时间比上班都忙，到处跑，到处看，到处问，而后关起门来写稿，投稿。高考落榜那年，在村里听到一些奇事趣事，他便开始有记下来的冲动，而后寄给县广播站。等到村头喇叭里播出他的名字，一般都在一周或几周之后。哪怕是两三句话，他也很兴奋，甚至有成就感，好像全县老百姓都知道许河乡有个“鲁杰”。

“文学青年”的标签诱惑着鲁杰。那时候他经常跑报社、电台送稿，我们就在

那个时候结识。有一次，他发现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台历，上面标注的24节气时间居然不同，有的相差30多分钟，有的相差一个小时。鲁杰特意来请教时任小报记者的我，写了初稿，要我帮他改改。后来，他的《搞不懂的“时差”》发表在1994年5月的《中国青年报》上。他说，这是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作品。

鲁杰今年正式退休，他给自己做了一次盘点：30多年发表各类作品数百篇，短的简讯百把字，长的通讯1000多字。他觉得自己跟专业写手比，差距不小。不过，鲁杰用近四十年的坚持，从“记事哥”到“记事爷”，写出了“大部头”：随杂簿。

“随杂簿”是个系列，一年一本，一本40多页，每本大致内容分为：看电影看戏记录，借阅、购买书刊记录，信件往来记录，存款缴费记录，借款借物记录，亲友互请记录，请人代办记录，回家记录，回家带东西记录，理发、洗澡及其他记录。家乡的媒体记者最近采访发现，小到一只

烧饼，大到烟酒，他都事无巨细记录下来。1982年，他刚刚参加工作不久，“随杂簿”上记道：4只烧饼0.20元、购计划大米10斤1.26元、电影票0.20元、《电影评价》第12期0.30元、双沟大曲1瓶2.22元、香烟两条8.80元、购计划粉丝0.3斤0.17元、购云片糕10条3.30元、付唱道情者0.10元、给父亲红包2元……对比30多年后的“随杂簿”，不仅可以发现物价的变化，更能感受百姓日常用品的丰富，生活水平的改善，消费层次的提升。

估计鲁杰的初衷也就是随便记记杂事而已，而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人，认认真真记了37年，名符其实的“记”者了。

有趣的是，“随杂簿”里翻出两段与我相关的记录。“1993年3月20日：今晚7时，为周云龙友调至《盐城晚报》工作饯行。参加的朋友有：周云龙女朋友小万，周、施、杨、邹、胡等共8人。在我店水晶厅。散席后，周为各位合影留念”；3月24日：“今晚9点钟，周云龙友在电视台点歌台为我点播一首歌《我想有个家》，原唱潘美辰，同时在报社为我刊登征婚启事……”感谢他给我做了一个记忆的备份。

前几年，鲁杰呆过的酒家被私人承包经营，他从此下岗失业。洗过碗，摆过摊。鲁杰个头不大，却打不倒，始终有一副招牌式笑容，是个内心强大的“硬汉”。

做了二三十年会计，鲁杰学会了打“倒算盘”：要不是顶替，家里本来会让他到小街上修钟表的。而现在，摄影和文字的爱好的，让他一直奔波在路上，让他一路上遇见很多人，每一位都出现在他的“随杂簿”里，他们的故事每每带给他慰藉、感动，还有温暖。